082.6
So613t
23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珍埶宦遺書』 請求記号 082.6-So613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珍埶宦遺書』 請求記号 082.6-So613t

ガラス使用

武進莊述祖葆琛

答孫季述觀察書

承示所辨周公稱王屬宋人之見宋儒說經類多憑臆述祖嘗學尚書病其無可依據爲孔傳又陋且畧求之於伏生傳馬鄭王諸家注時亦有所去就而一折衷於書序書序所有傳注不同則從書序漢儒所言孔孟不言則不敢從漢儒彼謂周公稱王者固非漢儒刱說也其說蓋本之孫卿子而尸子已倡之於前孟子之時尸佼書未行於中國故孟子辨湯伊尹而不及周公漢儒

56056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珍執宦遺書』 請求記号 082.6-So613t　ガラス使用

之學多自孫卿故不可不知所擇如以大誥諸篇之王爲周公康誥之孟侯爲成王畧說天子太子年十八日孟侯是周公稱王成王爲太子矣而酒誥成王若曰之成王謂成王耶抑謂周公耶鄭氏以成王爲成道之王則成王亦周公矣又逸書成王征攝政三季伐管蔡時事也所稱成王者又將何解耶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毋乃曲謂之說乎書易失誣不可不辨非敢立異也又示說文無琰字是珍字之誤按爾雅琰寶也揆試也比次皆同文異訓即六書之假借蓋古文字少琰揆皆借字魯頌泮林琰與林音金韻改字不如借偏旁也敢以質之執事幸賜教之

答孫季述觀察書

前奉鈞誨并賜示文王受命稱王攷徵引該博足破唐人臆論惟史記殷本紀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爲王不無疑義書大傳帝乃稱王而入唐郊是稱王不始於周董生書三代改制質文大畧以爲王者必受命而後王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周人之王紺虞曰帝與尚書唐虞稱帝夏殷稱王正合顧說尚書者皆莫之及太史公據漢立法固宜稱周爲王而以夏殷爲帝殷本紀乃謂周自貶號爲王非經義矣楚吳越稱王徐亳之等蠻夷之俗故春秋不書楚越之王喪非不責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珍執宧遺書』 請求記号 082.6-So613t
ガラス使用

僭號也尚書已刻竣否急欲得一讀歸途閱江叔澐尚書頗緣以尋繹有一二事欲獻其疑如三亳之亳似當從說文在京兆杜陵亭者爲是皇甫謐以爲西夷之國其北亳南亳西亳之說固屬無稽似不必定以地名爲亳即是湯舊都之民服文王六宗之義終未能決幸北土也豈亦有湯舊都民乎又古文尚書疏遍知違之教三代帝王大經大法畧閣下教之尚書疏遍知違之教三代帝王大經大法畧具竊不自量欲采集西漢以前諸儒傳記爲一書以酙微言大義於萬分一孳於吏事不克卒業倘幸得以屬吏趨幕下或賜以朝夕之閒教誨成就之幸甚幸甚

答孫季述觀察書

婁奉手示縷誦再三感佩矣似祉祖自去歲患潰瘍遷延一載已成廢疾足迹不能踰戶庭然伯牛自牖神明不渝子輿鑑井形骸非我屏承垂問未嘗不思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也大箸尚書今古文義疏用古天文說糅毒典可破祖冲之以來相循皮傅之論皋陶謨五服五章引據書大傳以改鄭義案續漢書輿服志云永平二季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棄輿服迺歐陽氏說公卿以下迄大小夏侯氏說蓋今文已自不能無異同而鄭氏本周官司服五冕以立說與尚書不必盡合

閣下爲之折衷使知定制渴竚惠讀禱切企切又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竊謂馬季長所云舜除喪晦之喪祭宗廟說最爲近之大傳所云帝乃稱王而入唐郊以丹朱爲尸迪祖舊時會據以駁祭法有虞氏宗堯之誤國語曰有虞郊堯而宗舜此二王後所用之郊卽可以知舜之郊矣蓋舜受堯禪不改唐郊以無配天之祖也王者祖有功宗有德而四親廟以亞升此百世可知者書曰祖考來格記曰宗廟饗之其義一也豈得以受禪於唐而爲異說哉所以不郊鯀顓頊者以公羊春秋改制質文推之有虞氏世顓頊爲高陽氏之帝其後已不得行郊禮且諸侯不得祖天子其子孫卽爲天子亦不敢追爲之立廟故虞夏始祖無廟祫禘皆於中學明堂之位祭之夏郊則鯀商周則不郊嚳而郊冥郊稷虞自顓頊以下無有功烈於民如鯀如冥如稷者是以不改唐郊亦非以堯爲有虞氏配天之祖也又唐郊以丹朱爲尸猶夏郊以董伯爲尸鄭注甚明與禹事無涉蓋此在十有三祀而薦禹則十有四祀見竹書紀季注又文選注佾十有五祀竊又以孟子所云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季及史記所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季證之非廿有三祀卽廿有四祀不無傳寫之訛路史以爲宅立三十有三載

則據東晉古文改也惠定宇但見太平御覽所引與維五祀奏鍾石論人聲誤合爲一篇且編錄靑後失次固不可以爲定本矣間閻下近梨古天文說石鼓文尸子定本此皆述祖所未見書幸各賜一通不啻百朋之錫也又聞尸子述魏鄭公羣書治要錄出未知所載古書尙有可拾遺補闕者否病廢日久所見益固陋唯閣下憐其無成而時惠教之幸甚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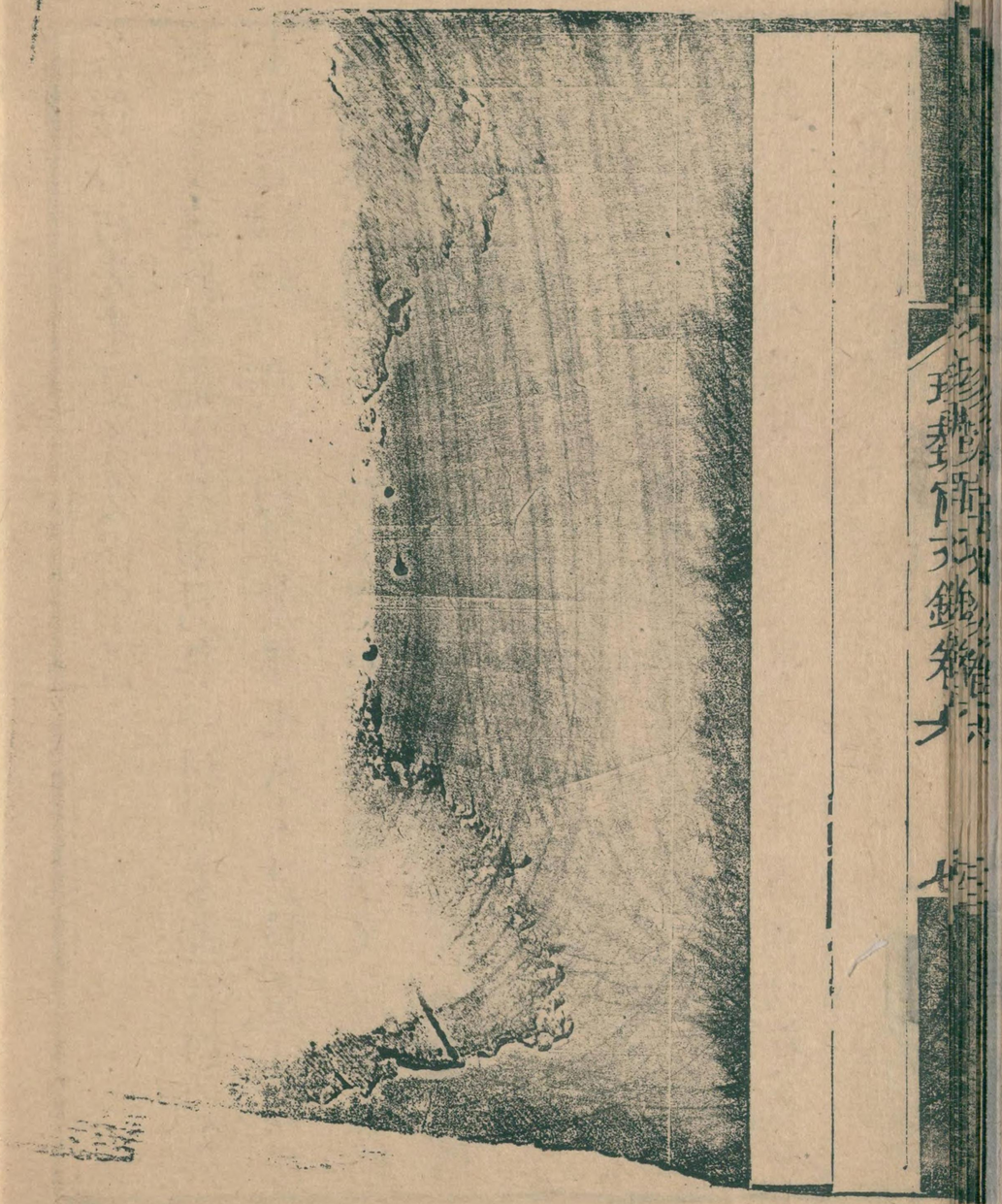
復錢竹初大令書

昨承詢莊子至樂篇得水則爲鼃歸檢陸元朗音義云此古絕字徐音絕今讀音繼司馬本作繼云萬物雖有朕兆得水土疑作之气乃相繼而生也本或作斷又作續斷述祖按當從繼讀說文繼續也从糸鼃此雍熙本也今繫傳本同韻會引說文云繼續也从糸鼃聲或作鼃反翿爲鼃翿古絕字韻會所引說文皆小徐本是繫傳有鼃字檢玉篇廣韻無之唯古文四聲韻王庶子碑繼作鼃或即繼字古文然以許氏義例求之當從今本爲正闕疑可也至樂云種有幾得水則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珍倣宋遺書』 請求記号 082.6-So613t　ガラス使用

墜與養生主所云火傳皆以生之說是南華重言司馬
紹統注得之管子水地首楞嚴四大可以互相發明但
管則用其下流以爲養生治世之說而首楞嚴最近莊
揔之金剛則無水繼般若則爲火傳其要指一也項君
皇極經世鑰其三數於四分之外更言實秝則知日之
正行與差數不同是於中西古今之法皆通者也以易
之三百六十當期之日爲天體實用西法而託之於易
易明言當期之日陸績曰日月十二交會積三百五十
四日有奇爲一會今云三百六十當期則實十二月六
日也十二月爲一期故云當期之日也皇極經世曰體

有三百八十四而用止三百六十乾坤坎離之不用也
用止三百六十而有三百六十六乾之全用也皆不以
當期之日爲天體也其言甲寅者四分之元甲子者實
秝之元必確有所見述祖不能爲算無由得其精微之
詣項君畢生絕學至老而欲傳之能爲刊行以俟知者
甚盛舉也容細讀再繳不宣



答錢竹初先生辨說文柅字書

檢說文雍熙本柅字凡兩見其一曰柅木也實如梨从木尼聲唐韻女履切其一曰屎簍柄也从木尸聲重文柅屎或从木尼聲唐韻女履切故徐鼎臣以爲重出又說文糸部綳从木爾聲讀若柅唐韻奴禮切今本徐楚金說文繫傳脫柅木之柅於屎重文柅下稱云臣鍇案周易繫于金柅是也黃公紹韻會柅女履切說文木名實如梨从木尼聲一曰止輪木類篇引說文作止車木韻會所引說文皆繫傳本此十四字卽繫傳之脫文也玉篇屎丑利切簍柄也重文作屎引說文女几切是說文屎之重文作屎與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珍倣宋遺書』 請求記号 082.6-So613t　ガラス使用

木之柅不同然其从木尼聲則一周易音義柅徐乃履反又女紀反廣雅云止也說文作檷云絡絲跌也讀若昵字林音乃米反王肅作抳从手子夏作鑈蜀才作尼止也以所引說文攷之二徐本之誤自見如朱重文作柅則絡絲柎與籧篨義本相近不必異文作檷矣又廣雅釋詁云柅止也證以釋文字當作抳王肅欲易止訓故破柅作抳从手耳抳蓋朱之重文傳寫誤从木玉篇又以同柅木之柅故作杘以別之也周易兼義云柅之為物衆說不同王肅之徒皆為織績之器婦人所用惟馬云柅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李鼎祚集

解虞翻曰柅謂二也顚為繩故繫柅乾為金顚木入金柅之象也九家易曰絲繫於柅猶女繫於男故以喻初宜繫二也柅之異義略見於此大底訓為止車木訓為止則从木作柅或作尼訓為絡絲柎訓為篧柄則从手作抳或作檷或作鑈二徐本說文無抳字玉篇廣韻以為撜抳之抳集韻類篇或訓止皆不以為朱重文無織績之器義與王說異玉篇雖柅朱有別然釋柅與檷皆云木名又絡絲柎文異義同尤為淆雜其實說文柅為木名又為止輪木馬說所本朱為篧柄又作抳从手尼聲王說所本檷為絡絲柎讀若昵犂然各別後人失其讀俗字譌

訓以滋多述祖於易象未闚其奥僅辨字體訛舛之由以備采擇幸綴復冗不知所裁

與趙儋生司馬書

不相見久矣奉談謦深慰契濶之思爲日無幾又各一方勞圻如何溽暑伏惟鈞候動定萬福述祖日困於簿書無可爲知已道省光秉燭若學之煩欲觀諸要轉益汎濫竊怪漢用黄老而致文景之治孝武尚儒術天下日多事豈眞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失其本矣儒林之興多自孫卿其學先制伦趨時尚雜功利矜智能所謂王道禮樂者特以矯揉人性而爲之偉詭以致其隆盛焉耳大賢君子間有獨見大義合於六埶之微言如賈生毛公董相韓太傅之倫其餘專門名家能出其範

圍者鮮矣故漢之儒其未能盡醇者孫卿子之儒也至謂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亡諍亂尚書家據以說經復子明辟嘉禾延登誰階之厲執文志敘諸子以爲皆六經之支流餘裔使遇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韙矣九家皆可曉合經義故荀卿譏孟子畧法先王謂之俗儒此正得其要而易有功者也董生言春秋亦以爲損周之文用夏之質韓詩外傳獨明性善之旨而賈生簾遠堂高之喻見三代忠厚之遺大戴記錄之今佚傳記中如此類者意欲輯爲一書於孫卿以後諸儒之說稍爲區別明其得失以傳六執之末未知能畢此願否狂簡可裁閣下幸教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珍執宦遺書』 請求記号 082.6-So613t　ガラス使用

與張茗柯編脩書

眡獲暘談深領教謹集註置驛也郵馹也檢韻書馹讀若日驛讀若繹聲雖不同而義不甚相遠置訓驛本廣疋但廣疋郵亦訓驛訓馹未知所本釋言曰馹遽傳也郭注皆傳車馹馬之名左氏有棄馹又棄驛棄遽漢書有棄傳必以爲馹與驛異確據說文驛置騎也馹驛傳也似驛爲騎名馹爲傳名又說文郵境上行書舍廣疋釋文馹而實反郭音義傳舍也故集注以郵爲馹爾疋釋文云本或作遞聲類云亦馹字同說文遞近也唐韻人質切亦讀若日或古今字異未及細攷姑就許氏解畫依

樣胡盧耳孫定公音義郵丁音尤今之驛也不釋置字與閣下所說合拌訓棄見方言及廣雅以破拚字固確然可據信王懷祖觀察廣疋疏證引士虞禮尸飯播餘于篚注古文播爲半以拌卽播棄之播其說爲近之說文播種也一曰布也散古文播亦無棄訓竊謂半拌播拚皆假借字今本分拚其正字乃說文華字而許氏解爲箕屬由誤以華爲奉而闕說文奉字故古文從奉之字小篆多从華又呂氏春秋古樂云瞽瞍乃拌五弦之瑟佗以爲十五弦之瑟高誘注拌分是拌又有分訓亦可爲拌卽散之證或可酌取諸說而折中之否

答張茗柯編脩書

連日賜教開誨勤勤數日來天寒手凍未及佗答幸勿以罪細讀大著精於治注疏之學當伯仲孔陸二顏非近今所易覯敬服敬服來示申申於論韻述祖性善忘不能熟於古韻唯平時讀書及授童子讀準以古韻便覺章句截然并能辨古書之眞僞是非如是而已至其神明變化則未之有聞也其所言之或得或失亦無足深議而下問數及之不可駁然無以應命卽以冠辭明之三加祝醴辭釂辭非韻也吉月令辰非韻知字辭亦非韻也吉日亦非韻也釂辭末句之與來韻字辭

之既非韻則非末句可知曰伯某甫以八士證之猶言曰伯達甫仲叔季唯其所當猶言曰仲突甫云爾以下皆同則某不與之韻當不與永韻亦可知古人用韻有同韻亦有同聲同韻不必枚舉同聲之相叶同調是也廣韻同徒紅切調徒聊切凡此類者謂之雙聲則同調之非必不可叶者亦可知必舍此而以同叶首章之我馬既同四章之會同有繹以調叶二章之田車既好四章之駕彼四牡此鄙見之所凌不敢隨聲附和以誣知者但不得以爲例耳唯左右詳察之

答王伯申問梓材書

昨承示校正說文古文續字反復疏證義甚精核又惠周秦名字解故刊本珍荷珍荷下問梓材數訓爲終俾引伸其說案梓材曰惟其塗墍茨又曰惟其塗丹雘又曰用懌先王受命古文尚書塗與懌皆作數陸德明尚書音義懌字下云音亦字又作數下同古無懌字和數之數當訓作說段借也經典通用釋字音同說文云數終也又見廣疋孔穎達正義云室器皆云其字終而考田止言疆畎不云刈穫者田以一種但陳修終至收成故開其初與下二文互也義本明白以作僞傳者讀數作塗故又傳會之云二文皆言數即古塗字明其終而塗飾

之以下破碎經文曲就其說然賴此尚知古文本作斁字後人從傳妄改耳墜茨丹臒爲室器之終事以喻周自文武受命至作洛毖殷致刑措而後其事克終先王封建規撫及周公所以成文武之德者略具是篇墨凍筆膠艸率奉復不能暢所言遲日面陳不備

禽呂叔訥書

昨得惠書并讀大集述祖久蔽錮於庸俗見聞如寡人㠯入五都之市璀璨光怪得未曾有不覺目眩舌橋繼而切理饜心又如逃空虛者之聞弟親戚警欬於其側而狂喜也序記牒文直駕李遐叔皇甫持正而尚之浸淫乎魏晉矣碑志光精議法皆足以不朽承詢夏小正以季來多疾未克奉業述祖於此書積思已二十餘季於夏數夏禮頗見端緒大恠以大正小正王事三等爲五科而條析其例世無胡毋生何邵公顧未學膚受欲鑿空以發其憤悱其能免於敗績失據哉足下好古

之道爲古之文其有得於微言大義可以教正之者想
弗吝也俟寫定奉寄家二兄不及作書屬道渭懷東髮
論交今皆垂莫同譜在者僅五六人良可感喟握手何
時仰止彌切勉旃珍重不盡欲言

答蔣松如問夏小正書

昨奉手教詢以夏小正所開數難未敢質疑但肆業及
之當就正有道于以訓越吁嗟殆閔雨之辟乃難平而
拮据豈急瓜之謂鴈聲夙昔後來訛弋成鳶主形象鐙
不必改夫爲火且鳴鵙著麻事之時浮游與如雪之詠
比物醜類可助博依至始於啟蟄本改正以協紀終於
隕麋角明失閏以示戒義蘊閎奥難驟窺測向欲爲說
義每一展卷望洋愕眙不敢下筆需以歲時或竟其業
宋人之楮三年不成鄭賈之璞一笑爲劇無以應命祇
益慙悚

蒼蒋松如問夏時說義書

承示說義內商曰總章及考異內駉也闕本駉作盼一條盼誤作盻沿舊刻之訛當遵改正其以總章爲商之明堂本禮大戴記少閒篇成湯率受天命作八政命於總章尚書帝命驗以殷之重屋爲明堂又謂舜曰總章緯書不盡足据而三朝記信而有徵故采其說鄙箸於丁亥萬用入學祭觴條最爲穿鑿而夏時經中此條及初歲祭條爲夏禮之可言者祈爲盡情指摘可改者及今改之幸甚三卷外尚有夏小正音義四卷夏小正解詁二卷等例二卷無力再刻亦未寫定姑留艸稾以俟

後緣近欲撰尚書今古文集解僅載馬鄭王三家注及
史漢所引異同亦不能遽定其是非讀大著禹貢詳說
實事求是縷晰條分非精於輿地安能言之鑿鑿如此
不朽之業經世之文自當屬之足下述祖不過章句破
碎所謂致遠恐泥者何足語於大道哉

酋蔣楼如書

使來蒙嘉貺爲家慈壽謹再拜登謝大著已讀一過幷
識數條八卦相錯爲六十四一語最得要領上經首乾
坤終坎離下經首咸恒終既濟未濟乾坤後十卦爲否
泰咸恒後十卦爲損益而既未濟之於坎離猶否泰之
於乾坤則天地定位數語於重卦次第如指諸掌又既
濟說亨小卦不亨也但不如方濟時亨通之大以此解
虞氏之既濟定可以核全易之用矣河洛之數皆有所
本既合言漢學者特辨其伏羲時出爲附會於易理固
無不合即虞鄭亦不能舍此以言易也先天之圖以五

行言之未嘗不精以方位言之反指帝出乎震爲後天則欺人之學也卽納甲亦然宇宙之理包蘊無窮明者述之皆可發明聖人之旨但不可執煞耳承示杭實黍本春秋繁露俗本誤作机說文杭作筐古文蜮蝈一字亦本說文蜮風七月鳴鶪王肅云古五字如七司爟故書爲燋杜子春改爟月初當約一日奉屈入城與二三同人爲竟日之聚冀得暢所欲言孫伯淵過此卽日返棹惲子居尚未行聞欲爲足下作易說敘當有一篇大文字也此候興居不宣

與戚在東說虞庠四郊西郊異同

承示大箸孟子攷折衷至當謹錄副以識景行至西郊郭注校正固確不可易以鄙意窺測自熊皇讀四郊據鄭注校正固確不可易以鄙意窺測自熊皇以來已有兩說故疏家並存之如天子設四學疏既云四代之學又引皇氏說以爲四郊皆有虞庠其祀先賢於西學注西學周小學也疏云謂虞庠也又云瞽宗則在國虞庠爲小學者則在西郊王制疏亦言西郊以西序虞庠與東序東膠對文故耳然舍此則鄭祭義注所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又何所本豈鄭注禮時王制已有四郊西郊二本鄭注王制則從西郊注祭義則從

四郊爲此騎牆之見邪其實四郊皆有虞庠而養庶老祀先賢則在西郊之虞庠非敢以此爲兩家調人蓋漢學之存於今者苟有一字一句之異同要當珍若拱璧也述祖昨夜忽患脇痛不可忍力疾奉復餘言面悉不備

附戚在東來書

珍倣先生閣下日前賜飯脩聆誨言敬謝敬謝殷顧兩君所辨四郊西郊王制周人養國老於東郊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此西郊字顧之所據祭義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正義曰皇氏以爲四郊皆有虞庠此四郊字段之所據祈先生折衷之以訓庸所未喻則幸甚先生大著夏時說義涵日讀習精確不刊之論略有所窺洵足與董子春秋繁露程子易傳二書相並餘子所道概不能及今後夏時得與六籍同傳者說義之功也庸之讀書自蒙先生指授始識端徑一日不奉師教便覺胸次乖謬近誤孟子攷已錄清本叩呈鈞政伏乞削定肅稟恭請日安不具後學臧庸再拜

蒼丁君士說毛詩書
承示毛詩義數事展函周覽寔有心契乘彼堄垣以喻
越禮敢合師法毛公得子夏之傳自宋以來舍而別求
新說詩學殆絕足下克究其業追鄭軼王甚盛舉也車
舝四章改鄭義美矣僕請終其物足下率教之毛公說
詩詳於序者略於傳是詩謂德澤不加於民箋疏皆不
得其說周南召南王化之基本之后妃夫人之德其思
得賢女以妃君子在此詩人之辭妻變則其志妻進而
一寓於物以興其事令人發深長之思陟彼高岡析其
柞薪申上雖無德與女言之女民也六義之興一艸

一木皆無妄設杵臼松柏帝所以省岐山也詩言杵臼
者皆以喻周高岡之木茂盛庶民得而薪之王者有賢
后妃之助則德澤必及下葉以喻外戚葛覃亦再言葉
故其包舉覩博物類條貫不可以一端竟也
三百篇盡然雖無好友舊說尤屬支離王者所爰諸侯
也書曰爰邦亦曰爰民詩人蓋言苟有其德雖露屋艸
茅亦足以配君子而褒姒豈其人哉依彼平林林木之
在乎地者喻大國也鶡耿介之鳥非睢鳩黃鳥之和聲
而善有令德之教則謟巧亦無自而進黜申后而立褒
人之女槀弧箕服險韠甚焉可與白華之詩相發明矣

其卒章曰高山卬止景行行止思賢也四牡騑騑六轡
如琴治民也不可以一端竟也首章曰思卒章曰思其
言有文其聲有哀首尾貫通顯然明白人不談文字辱
下問聊復言之幸時惠閱近著進僕以所不知跂甚跂
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珍埶宦遺書』 請求記号 082.6-So613t　ガラス使用

與劉甥申甫書

頃閱大著毛詩聲衍部分較前諟密幸卽成之序次以不叶入聲者爲正紐叶入聲者爲反紐而以入聲撿押其間仍不大異今韻四聲梗概再細玅其合韻之見於詩及傳記者以通其變亦不必拘拘於說文諸聲之不可通者以下篆多秦漢人造不必盡合古人也斯高雖變亂舊章然是時書師尙有二三遺老未遭阮滅自後則不知而作者多矣至新莽甄豐固無足論但其時秘府古文新列學官卽或不免魯魚亥豕之訛而劉歆揚雄見聞頗異於太常老宿故流傳刀布間雜小篆亦復

不少可採以裨古籍者後周岐陽刻石亦然蓋說文爲
字學不祧之祖但屢經傳寫書體多訛此又不能不歸
咎於李陽氷之佗俑耳非敢捃入室之戈也吾甥以爲
何如衰年同志眼前不過數人每一開口涉筆輒諄諄
焉如叔孫之譏趙孟亦可歎也向云泰類無平聲以其
同用者少亦非確論今以各部入聲別爲一部則此等
枝辭盡可刪矣吾甥識高思深若得成書必能信今傳
後拭目俟之

答宋甥于廷書

別後得手札三次差慰懸系前日又晤洪孟慈知吾甥
就館大興相國處可以肆力於學甚善愚景況如舊唯
精神日衰然亦不敢廢學近撰說文古籀疏證頗有新
得竊謂遠山亾而有夏小正歸藏亾而有倉頡古文今
就許氏偏旁條例以幹支別爲敘次亦始一終亥名曰
黃帝歸藏甲乙經記字正讀意欲以此書與夏小正等
例爲夏商之易補亾未知能竟其業否如精力不繼而
中輟尚望吾甥與卿綱續成之炳燭苦短無可寄聞特
以此博吾甥一拊掌耳

各族孫大久論許氏說文書
承示近著春秋及各經小學敘二首究六書之源流獨見其大以此發前人所未發美矣述祖於許氏書亦嘗稍窺一二其有功於六藝甚鉅自二徐以來爲其學者往往殫畢生之力猶不得其要領而足下毅然以爲於六書所由作嘗乎未辨恐不免驚世駭俗且非持平之論也蓋書之所以有六本乎制作之意缺一不可象形指事謂之文會意諧聲謂之字轉注以通會意之窮假借以廣諧聲之用有假借而諧聲之字固省矣故古文字少假借居多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說文所可言者也

轉注假借說文所不言而學者可以類推者也何也考老即解說令長非本字也豈可以許氏所不言爲許氏所不知哉總之壁中書之存於說文者無幾而鼎彝款識後世滋多亦不能無贋託試取許氏所說者正之以拾遺補缺是所望於好古博學之儒也

復從子卿珊詢古文大小篆書得手書析疑正誤實契余心詢張懷瓘於大篆之外別列籀文之說肯書辭不達意茲復悉言之古文大小篆之名始於秦漢之際古文謂伏生張蒼竇公孔安國所獻及郡國間得鼎彝古器物銘文大篆謂史籀十五篇小篆謂李斯趙高胡毋敬所造至閭里書師合爰歷博學於蒼頡篇學者但謂李斯作小篆不復知有趙高胡毋敬之說矣此亦上蔡莫白之寃也況可仞爲倉史遺文邪以小篆而有大篆之名以今文而有古文之名其實大篆亦古文也故吕氏春秋謂倉頡作大篆安得大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珍倣宋版印書』　請求記号 082.6-So613t　ガラス使用

篆之外別有籀文邪余向時以石鼓多與大篆合頗不信馬定國字文時物之說及檢後周書有數事可與石鼓相證但石鼓然疑一篇所云不證以事而證以文亦彼此互見者也詩辭益出於蘇令綽盧景宣二人之手故石鼓自唐始顯郎表章於綽會孫勗一時盛傳皆以爲宣王時史籀書也唯張懷瓘知其假託又不敢顯然立異書斷於大篆外別爲籀文且云其迹有石鼓文在焉李斯小篆兼采其意則以石鼓間雜小篆故也是其識過韋韓諸公遠矣說氏許文解字敘例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又云惜道之味聞疑載疑演贊其

志次列微辭蓋許氏之微恉在始一終亥之次第至其分析小篆推衍偏旁聞疑載疑爲之解說固不必盡合古大述作之遺意又小篆間雜趙高爰歷尤爲悖理傷教如丹縣皆近取諸身之字又爲部首悉以亡秦嚴刑酷法說之史記云趙高教胡亥書及獄高之書即高之獄也其意欲以漸漬其心使不覺其慘毒若以爲理固當然者故余所述古文甲乙篇加此類者皆以古籀文定之冀爲許氏拾遺補闕但鍾鼎不比五經古文有師說相授受今以一人通其讀竊恐斯事難專況學植荒落久病善忘其不能卒業可以逆料幸吾姪有同好他

日可為去其穿鑿廣其陋略刪其冗重是所深望也力
疾率復不盡欲言

書邢節婦事

武進莊述祖葆琛

武進縣民邢松林妻陸氏歸邢時年十九逾二年而寡生一女未及晬有勸之嫁者則剪髮誓誓以死邢故貧至無以為生傭於人受其直自給人皆呼為邢嫗云其後女之夫死女不能守其家嫁之嫗聞而咤且怒曰嘻是夫死而忍更嫁人廉耻盡矣則日走其壻之墓哭之曰壻有知何不殺我女遂誓與女生無相見死無相哭嫗老矣以傭終身卒年七十二乾隆四十六年某月某日

也嫗嘗往來余從祖伯父家故得其大略如此余聞而異之語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嫗寡且貧計不能庇其女女喪其夫饑寒之不免爲父母者其爲女計當何如顧毅然獨責以廉恥嫗豈不近人情哉其與誦詩書以古道繩當世爲世詬病者固殊也彼其所爲非發於中誠而有子孫無窮之慮名心盡而鄙吝之情見矣嗚呼若邢嫗之苦節豈非出於其性者哉

余既書邢節婦事又聞其前死穀日辭所傭之家而歸其家或夢舟輿儀從疑達官貴人曰邢節婦至矣頃之有自嫗所來者言嫗已死問之即其夢之日也異哉抑天地之正氣人受之以生無有貴賤智愚強弱之別特利害得失之見奪其心欣羨忮忌苟且一切紛紜百出以自陷之而自牿之耳遂疑聖賢所以充其量而塞乎天地者爲有異於人人率合傳會日敝敝焉從事於其迹沒世窮年而不悟而匹夫匹婦獨能卓然自得於其心孟子之言性善陽明王氏言良知豈不信然與豈不信然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珍執宦遺書』 請求記号 082.6-So613t　ガラス使用

文林郎議叙知縣彭君行狀

君諱希韓字玉擎一字守約晚號逸密外大父尚書公之冢孫伯舅桃源府君之長子也桃源府君諱紹謙乾隆十二年舉人由山東新城知縣調汝上署莊平陽穀章邱三縣平度濟寧二州遷曹州府桃源同知配繆宜人翰林院庶吉士敦仁女生君君生而穎慧爲大父母所鍾愛十歲讀左氏春秋私寫戰陳事爲小冊得暇卽向婢媪誦說輒娓娓可聽人皆異之少長讀朱子近思錄及儒門法語志有所激發毅然以古人自期儒門法語者君之高祖侍講公所輯先儒講學明道之書也蓋

外家自長寧公侍講公倡正學父子親授受四傳至叔
舅二林先生而集其成其論學也先爲學者揭鹿洞鵝
湖會講之恉攜掣提撕竟德敦言鏈去門戶灼知厥眞
先生繼之學既無所不通而進不止鉢心刻骨反證自
得率之汪洋澹泊廓然而秋暝怡然而春融人莫能闚
其涯涘君於從子中季最長每從先生質所疑先生沒
君養痾閒居教子弟一以宋元明諸儒論說爲宗無所
旁及晚歲手輯成書名曰遐齋日錄其淵源所自固得
之先生者爲多而要歸於不失家法由其始志於學者
得所主也君以乾隆三十季舉於鄉出合河康公基田

之門公時方以縣令爲同考也四試禮部屢薦不售最
後已入中額會同考爭所薦他卷不得爭益力總裁則
封卷欲上聞事雖解而所薦卷悉摈落君卷亦在所薦
中君嘗言偶得偶失之在人者我何與焉然自是遂不
復頫首事科舉之學矣先是充四庫館寫書期滿例以
本班得縣令時桃源府君已捐館尚書公春秋高君憮
然曰昔會子有南遊之泣吾不逮吾親矣何汲汲奉檄
爲歸侍尚書公色養備至子舍在水北晨起趨問寢視
膳畢然後庀家事即寒暑風雨無少閒尚書公家居當
事時有所諮訪而鄉黨之公事公議則或可或否皆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珍執宦遺書』　請求記号 082.6-So613t　ガラス使用

之君無不當尚書公意望亭紀
恩亭被風潮傾圮議者或謂亭紀
恩費應出田畝君曰蘇之賦稅重他郡而民不困者以
正供外從無地畝差徭故也一時開其端他事放而行
之吾懼作俑之貽害也乃循舊議永遠紳士捐修其處
事持大體類如此嘉定顧君維城篤行士也家貧其先
人未葬嘗為君言之未幾而顧君暴病且革使人急邀
君至已卒君入哭意顧君所欲言莫有大於其先人之
葬者詢其子云父在時卜葬地已從以賈無所出未浚
券君即約諸從之從顧君學者且告諸同學集金襄其

事顧君三世皆得卒窆焉桃源府君官山左所至君隨
侍即學吏治晚自退藏閱歷上下古今事益悉故子弟
筮仕者經君所指授有古循吏風君有二弟希曾希沆
希曾今直隸南皮知縣桃源府君卒時諸弟皆幼從師
宦學維君之勤君事大父父母孝事諸父如父友愛諸
弟從父弟閩門雍睦禮法秩然年及耆艾即以病謝世
事諸子宦成名立易簀之日皆坐足受遺命全而生之
全而歸之君固可無憾也以嘉慶十一年十月四日卒
季六十三余舅氏及從母之自出內外兄弟有二十餘
人君長余六歲合浦君希范仲舅學士公子也與余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珍執宦遺書』　請求記号 082.6-So613t　ガラス使用

歲以次皆少於余歲壬戌合浦君卒是歲叔舅贈朝議
公次子侍御君希洛與君相繼卒而余久病癈足迹不
能踰里閈蓋有悲愧不自勝者憶庚申秋余至吳中登
君之堂殘暑未退芙蕖已零落瓷盎數十羅列庭中君
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人皆謂其雅尚高潔故不樂
仕進所性然也余獨惜君才識可以大受而不獲試烏
虖其將有待於後之人邪君三娶皆名族元配顧孺人
侯選通判載光女繼配吳孺人安徽虹縣知縣秉衡女
繼配孔孺人直隸大順廣兵備道繼洞女子男子三人
蘊琨湖南石門縣知縣蘊琳候補縣丞蘊璨府學生女
子三人孫男二人念高向高向高殤君卒之明季其孤
蘊琨等卜地於某鄉某原將以某月某日葬先是顧吳
兩孺人祔葬雅宜山桃源府君之兆次故不合葬從君
治命也八月蘊琨來常州告葬期以君行實圖所以銘
諸幽述祖素不習古文辭不足以信今而傳後既固辭
又重違其請謹掇其應銘法者著於篇俟有道而能文
者爲之論誤焉自尚書公以上世出舊里在二林先生
所爲彭氏家傳先考事狀中不具載

先妣彭恭人行述

嗚呼痛哉不孝述祖竟爲無母之人耶罪釁叢積不自殞滅乃上累吾母不獲享期頤之壽耶不孝於嘉慶二年溯請終養自山左奉吾母歸里迄今十六年中間辛酉歲吾母緣悲傷感寒熱類瘧賴醫藥乃間此後雖常在帷幙衽席間而神明視聽不衰肢體輕安猶時經理家政凡家中舊事衆所不記憶者請於吾母必歷歷指示不爽不孝等方共慶幸以爲可永享上壽詎意今歲十月中旬忽感風熱欬嗽繼又值驟寒增劇服藥罔效及二十二三兩日吾母忽氣怫鬱顧左右述生平夜呼

不孝謂之曰吾一生所歷艱瘁汝年已長大當亦知之汝爲我子不可不知我苦汝等皆從苦中長養以至成人非安常處順者可比愼無忘我今日所言不孝受命惶哽不知所措然猶私慰吾母起居櫛沐不異平時或偶有悵觸及此孰謂訓言僅隔數日遂爲遺命耶嗚呼痛哉昊天罔極罹此鞠凶哀哀餓民何容視息人世惟吾母所以孝父母舅姑相夫子撫遺孤仰事則盡心盡力一出於誠俯字則無微不至無刻得安至所歷艱苦蓋有不孝等不及盡知者謹就昏迷中所記憶略述一二伏冀當代大人先生采擇焉吾母姓彭氏自明初世居蘇州府長洲縣長寧公諱寵生侍講公諱定求侍講公生同知公諱正乾同知公生尚書公諱啟豐自同知公以上皆贈如尚書公官長寧公父子講學累世種德至今而族日盛科名甲於吳郡尚書公配宋夫人生四子三女吾母其長也吾母年七歲隨侍外祖母至京師時從母幼外祖母令吾母攜以寢處從母匍匐飲食輒呼大姊後從母殤吾母偶爲不孝等言之未嘗不墮淚也時西苑入直者附近戚屋以居外祖母或入城留吾母同一老嫗守舍給錢買蔬果吾母飯食外無所需同嫗間采杏實以食不輕費一錢然城中時遣僕來必賞

勞之無不欣躍及外祖母返見之笑曰幾許青蚨如此見用耶以其餘付吾母仍分給老嫗衆皆稱異以是尤得外祖父母歡心讀毛詩孝經朱子小學之書皆外祖母所親授也先是外祖父爲丁未會試第一人先大父觀察公同榜中式及殿試讀卷官擬大父卷第一外祖父卷第二世宗憲皇帝親定外祖父一甲一名大父二甲二名大父謂外祖父年少掇巍科無矜容遽色才與德皆足稱又以外高祖侍講公爲吳中理學名儒及聞吾母賢淑遂爲先考學士府君請婚焉大父與外祖父既相契重

又申以婚姻氣味尤爲洽洽大父家言中偶舉當世士大夫風氣近古者必以外家爲言及述祖稍有知識至外家侍舅氏朝議公燕談況及先正嘉言懿行亦未嘗不推先大父爲無間然也乾隆四年吾母年十八其冬府君往吳中親迎及吾母來歸廟見後大母錢夫人甚爲色喜是時大父官浙江海防兵備道吾母爲新婦未逾月即偕府君隨大母赴海寧曲盡婦道事大父母先意承志與世母吳夫人交相愛敬終始無間言歲時朔望謹遵家規又參以外家禮節每日饋棗栗後率以爲常大父常向親串稱道之其明年大母以積年襄理內

外心力交瘁患肝氣歐吐不進飲食時世母方坐蓐書
則府君偕世父宗伯公侍疾夜則吾母與歸吳氏姑母
太安人侍進湯藥衣不解帶者四十餘日吾母每進湯
飲大母不知爲吾母也疾少間始問悉執吾母手曰吾
病中亦謂僕婦輩不能如此委婉順意也六年府君舉
順天鄉試是歲大父引疾解任調理吾母隨大母歸里
門七年府君考取內閣中書大父即於是歲請告回籍
八年七月大姊生十年府君下第後與吾母書有不作
第一人不歸之語時世父已入翰林同僦邸舍以居是
年外祖父以督學浙江還朝外祖母復至京師大父母

命吾母隨侍北上而吾母之拮据勞瘁由是始矣到京
甫一月外祖父母奉外曾祖同知公諱奔喪回籍益茫
然無所依十二年二月二姊生吾母產後血暈然在牀
蓐間無日不經心家事體氣日益羸弱矣十三年世母
吳夫人來京師相見甚歡是歲冬府君入軍機處辦事
每入直具肴槩必精腆足供數人食府君在軍機前後
七年
鑾輿巡幸屢派扈從居恒辦色而入遇事立應下直即
賓朋滿座而求詩文及書者紛集往往炳燭揮毫不暇
問家事吾母主持中饋咄嗟立辦實皆典質以供者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珍執宦遺書』　請求記号 082.6-So613t　ガラス使用

十四年府君扈從木蘭於途中感寒疾至家益劇吾母
醫禱百方始獲就愈即懇世父母以宮允從父仲兄爲
嗣世父母頗難之吾母嘗爲不孝言彼時適有不幸當
以身殉今所以不死者爲留汝一綫故也嗚呼痛哉十
五年外祖父服闋來京師十二月不孝述祖生先是伯
舅曹州公過常郡謁大父母以百金置伯舅懷中
蓋稔知吾母持家作苦將屆分娩又恐大父以爲過費
也伯舅至京以致吾母吾母分爲二以五十金致世母
曰高年之心懸懸三千里外盡易人寢寄歸亦稍盡我
二人婦職也十六年恭遇

覃恩
敕封孺人是歲外祖父又督學浙江十九年還朝而府
君以第一人入翰林歸第之日外祖父居主位一時盛
事共以爲詞林佳話云明年外祖父以終養歸九月五
妹生二十一年府君典試福建世父亦典試浙江順道
乞假歸省吾母歎曰兄弟同歸稱慶洵天倫樂事我違
色養已十二年病骨支離未知何時得還故土每一念
及不禁淚洚洚下也二十二年府君晉右春坊右中允
十一月六妹生吾母以積勞氣血耗損產後又血暈久
之時不孝已八歲不忍令離左右數朝後又冒風致疾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珍執宦遺書』　請求記号 082.6-So613t　ガラス使用

府君驚惶錢太師母及仲舅母蔣恭人皆來視疾疾少
間始去雖兩夫人待吾母之厚亦吾母積誠有以致之
也二十三年府君晉侍講學士郎奉
恩命提督福建學政吾母始欣然曰吾還家有日矣然
數載冰銜衣飾典謝寢室戶後質票幾滿不孝雖幼稚
迄今思之猶在目前自支領養廉路費外皆出假貸時
伯舅爲山左縣令於途次出迎亦從商貸始克抵家吾
母嘗訓不孝曰人知汝父之好賓客樂施與不知汝父
之廉介絕俗也方爲學使時債負纍纍道出維揚槖院
運使致贐儀而運使與汝父交素厚似無不可受者汝
父託他辭却之實不欲以過客擾鹽政也我雖未同往
學使署而精白一心以報
知遇卽此可推不幸僅止於此豈非命耶爲子孫者不
可不知也既抵家登堂見大父母大父已就衰步履不
能如平時府君暨吾母喜懼交集府君既奉
命不敢久淹遂就道留吾母侍奉大父母吾母亦赴吳
中歸寧外祖父母外祖母患瘍已半載吾母率外孫男
女於臥榻問起居亦懼之念多喜之念少時外曾祖母
周太夫人尚康強吾母留侍未及一月卽歸至七月聞
外祖母病日加卽馳赴而勢已危急遂剪臂肉和藥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珍執宧遺書』　請求記号 082.6-So613t　ガラス使用

進卒不效終天之恨創鉅痛深及十一月大父患下利症至明年二月轉劇四月後病日甚吾母每夜半焚香叩禱乞以身代及遭大故大母高年傷慟而府君暨世父母皆不在鄰下惟吾母及兩從兄同奉含斂府君在閩聞訃哀毀殆切奔喪抵建安之石牌疾作蓋疰任凡十有四月每按試生童卷或取或去或前或後必親詳閱遇佳卷必加細評置下等必反覆再四惟恐屈抑而精力耗憊心血已竭至是以過毀感疾遂一發而不可救抵家日形神幾離扶舁至喪次悲號聲不能相續舉家驚惶翼日遂棄不孝等而逝嗚呼痛哉吾母叠遭大

變痛不欲生上念祖母在堂當代子職下視二男四女繞膝啼號忍痛主持喪事憶吾母率兩姊及不孝朝夕上食兩妹尚幼纍纍隨行屈指五十三年不知若何艱苦以至今日也嗚呼痛哉未虞祭卽爲不孝輩製黑布衣曰汝等每日定省祖母不可不從權也吾母自戊寅至丙申侍奉大母晨餐夕膳必親自檢點旨甘柔滑惟恐稍有不至戚黨往來肴饌必腆惟恐高年之意稍或有違十九年如一日及大母棄養吾母年五十有五矣哀毀如喪大父時甲辰歲外祖父壽終里第吾母自成服至送葬哀慟如禮吾母爲女爲婦送往大事無不躬

親而一身所集悲苦憔瘁之況淚眼幾枯矣四十二年
不孝述祖舉於鄉四十五年成進士歸班銓選自念先
人兩世揚歷清華而不省甘爲人下歸見吾母狀有愧
色吾母慰之曰汝何不知足耶汝十歲而孤又幼失學
吾何嘗過望汝能成立耶京朝官況味吾已備嘗他日
苟得祿養亦可慰吾暮景但患汝不勝其任耳不孝受
命不敢忘五十五年述祖選甘肅崇信縣以親老告近
改選山東昌樂縣五十六年乞假迎吾母赴任昌樂爲
青郡積疲之缺歷任安陋就簡公堂以後草屋數間上
漏下濕不孝一見愕然吾母進署周視屋宇笑曰寒素
人家得此亦不惡矣我初至京師時數載之間屢次遷
徙或至局處一廂屋中夜鋪書卷亦未嘗在意吾僅汝
一子即往甘肅吾亦同行汝但能安心供職不負此一
縣人我固無往而不安也不孝謹受命是冬署盖都縣
兩月回任明年奏調濰縣其冬迎吾母至署私心稍覺
自安盖都濰縣去昌樂皆不過數十里不孝於謝赴任
詞中有云去歲委署盖都今茲奏調濰邑地皆鄰近俗
較殷繁移家無跋涉之勞就養有旨甘之奉皆由中之
言也五十九年大計述祖以卓異送部引
見越三載吾母年近八旬長子天歿遂請於大府願乞

終養奉母回籍且請先行離任俟後任淸查經手倉庫具結後然後通詳檄署曹州府同知不孝卽於同知任內詳請終養時嘉慶二年七月十五日也九月不孝奉吾母南歸十月抵家其明年元旦一至家祠書室落成亦一至自茲以後杖履不踰寢室矣不孝姊妹四人夭姊早夭長姊歸錢氏姊壻殁長姊與吾母相依天性至孝不數年又殁一子一女女爲不孝長子廉甲婦子瀛斯庚申科副榜辛酉歲殁於京師吾母聞信欲哭不能出聲吞悲掩淚而已遂感疾乍寒乍熱醫家以瘧治之漸次就痊是時吾母年已八旬而耳聰目明思慮周到不異六七十時終日端坐無倦色固不孝等所恃以無恐者嗣後歸宋氏妹及歸計氏妹相繼弱謝傷心摧悼兩目久不能視人近年來雖神明動定不異平日稍覺安寢之時多於往年或俟覺後從容進問安否輒曰吾未嘗睡也孰意遂爲衰象之見端耶恨不能防患未形以致不救不孝之罪萬死莫贖嗚呼痛哉今歲十月中旬吾母偶患欬嗽忽值驟寒痰勢日盛時或微寒微熱十六日忽覺暈眩醫家用温中理痰之劑初投亦小效再服又患內熱徹夜不眠服養陰之劑吐痰無算冀幸小愈再服又不效三十日痰聲不止氣息漸微是夜歸

無錫華氏長女遣人來問視不孝稟聞吾母猶頷之意望其歸十一月初二日夜長女至於臥側問安猶微聲答之頃之進湯飲僅受一匙再進不受遂棄不孝等而長逝矣呼天搶地無路可追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吾母在室時五六歲卽從外曾祖母周太夫人學紡績後隨外祖母至京婉娩聽從外祖父入朝吾母四鼓起衣裝所宵飲食寒煖無不纖悉周備不以煩外祖母外祖母亦倚吾母能得外祖父意也伯舅曹州公嘗舉以教諸女曰能如汝姑母盡孝道自宜爲狀元夫人矣及府君居官時外祖父同寓朝夕膳羞必

精必潔不同寓每日必遣人饋肴饌此吾母事親之節也府君廉介自守家無長物喜賓客性不飲酒而必使人盡歡一日方具食坐客已滿伯舅仲舅亦在坐趨內寢從吾母食見案頭惟鹽菜一盤而已乃顧而出吾母處之澹然及晚年每日誦佛號心經準提咒金剛咒以千百計亦茹素之日居多然未嘗一至僧寺尼菴也吾母治家不厭繁瑣織紝組紃綴裁度之事自少至老未嘗一日或輟也酒脯醯醬桃諸梅諸薑桂之屬造之有時儲之有素未嘗沾市以給也主婦早喪年屆八旬始以家事傳長孫婦然猶稟命而後行祭祀必誠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珍執宦遺書』 請求記号 082.6-So613t　ガラス使用

潔四時之食未薦新不御此吾母躬行勤儉以循法度也府君急人之急不啻在已有舊戚年已就衰需次得叅軍不能赴任仰屋愁歎府君曰若憑限滿官失則身殉矣乃與吾母謀資助其行傾囊倒篋無所有爲假貸以給之俾得就道後卒於楚中僅有一寡媳及府君捐館後吾母煢煢撫遺孤或來告曰某將鬻屋何不及此時向索遘彼尚可償也吾母悄然曰我尚有一子彼無依無倚何忍奪其養命之源耶此吾母成府君之美始終如一者也不孝質鈍劣幼不知向學南歸時已九歲府君寄吾母書云四兒肯勤讀否我在此辦理考試無不盡心場規雖嚴從未輕呵叱一士子和平樂易勸勉諄諄似他日我子縱不能讀書淺不至十分下流此可以天理信之者也迄今展讀涕泗交頤是年五月吾母返自吳中即命不孝受業於從父伯兄玉泉先生年十四未通文義吾母又命從伯兄習舉業伯兄口講指授如哺病兒兩載似稍知步趨矣自不孝在家塾課讀吾母爲不至吳中者五六年惟恐一日荒廢及戊子歲將赴京兆試吾母始攜不孝及兩妹歸甾且屬不孝於舅氏二林先生外家自長甾公倡明正學父子祖孫相授受舅氏於途次爲不孝指示大略證求眞實絕去異同

門戶之見不孝從此稍知向學不至入於下流皆吾祖吾父之餘澤而無一非吾母義方之教也不孝之初至昌樂也遇有質訟者反覆開導不敢輕用刑吾母甚爲色喜及至雞邑禮讓成俗儒雅彬彬然地廣人衆訟師地棍芽蘖其間互相吞噬縣令初至設法巧試一有疎忽乘勢鴟張不得已先之以猛吾母戒不孝曰我一聞敲扑聲心輒怦怦且聞汝盛氣大呼聲徹寢內又慮傷汝身也當以和平之福養之母躁不孝謹受命不孝之將告養也除夕拜影堂忽心動椒盤闔坐從容稟曰兒進省欲陳情送母歸鄉里吾母曰我婦人不知閫外事

去就汝自洩之但汝素性率直慎無以此得罪於上官也此吾母教不孝服官之道也又讀所藏大父寄府君手札有二媳云今歲所領養廉且儘欠項償完之語府君寄吾母書亦言急項已償如釋重負遭家不造葬事甫畢吾母即摒當及一切衣服器玩盡以償逋收回借券不孝成人後無有以宿逋追呼者此吾母之不肯以孤寡累人而亦不以累遺後人也亡妻倪爲外舅太常公外姑章夫人所鍾愛及來歸吾母視之如女而加體恤焉憐其體弱不令理家事疾則親至其室慰藉之生一子一女自襁褓以至能行無一不勞吾母之心也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珍執宦遺書』　請求記号 082.6-So613t　ガラス使用

子甫離乳哺卽令隨寢處長女亦如之亡妻之逝迄今二十四年吾母每念及不怡者久之爲姑之慈又如此大母疾革時命伯兄及不孝曰方伯公宗祠汝祖父所立爲我子孫者宜盡心敬奉妥侑先靈愼勿委之他人以我兩老人爲口實不孝等泣受命而先大父遺産屢經分撥祭田歲入不敷所出不孝自山左歸吾母命不孝以白金六百交吾珍姪生母顧太孺人經理生息俟稍有贏餘以佐先大父觀察公祠修理祭祀之用五世祖方伯公宗祠時祭歲修仍在觀察公祠支費永遠勿替方伯公長房茂實公後正初兄貧無所依先大父母收養之終身不孝少時同家千從兄展祭祖塋傷茂實公之無後也從兄慨然曰我與弟有三子當爲茂實公立後不孝韙其言歸以告吾母亡妻在側曰此非應繼我子不能與爲人後君妾有子任爲立嗣可也方欲與辨吾母笑止之及次子又朔生吾母謂不孝曰汝妾有子矣鬼神不可爽信也不孝受命卽於署中爲正初兄以上三代位告以又朔爲之後及歸適修族譜卽告之族長志遠二叔父立議焉正初兄歿後已三十年長房二房兩分荒塚頹垣傺人心目乃爲修塚立碑歲時祭埽卽令又朔主之此吾母之敬宗繼絕善承先志者也

吾母謂不孝曰自吾爲汝家婦逮事舅姑事事必以濟人利物爲心汝父成就人材汲汲惟恐不及今我早寡汝位又卑爲日亦淺其無力及物亦何待言然一絲一粟苟可以有益於人者勿以善小而不爲也故吾母過力有不足者酌量佽助之性所樂爲無有勉強凡居心行事無一不可質之神明永享福佑有子不令遽速殃禍卑位不足以邀錫命薄德不足以遂顯揚而頑然之質又不得即死尚可以爲人尚可以爲子耶吾母有弟六人妹二人伯舅曹州公仲舅學士公叔舅朝議公進士公即二林先生季舅黃梅公今惟季舅一人而已仲舅與府君以學問相切磋誼尤篤摯不孝需次依於舅氏出入三載及不孝到山左而仲舅已捐館矣哀哉吾母待人以誠親情彌篤其相處最久者蔣氏姑母劉氏從姊也而諸從姊亦皆於吾母爲親厚焉初一日陸氏從姊來視疾吾母氣息甚微猶執手意惓惓及從姊婦又問不孝言姊侯母壽辰當再來吾母曰尚能待耶孰意甫隔一日遂相嚮哭於寢室也痛哉不孝之生也吾母自乳至五六歲猶未免於懷褓間即稍長非赴試赴銓固未嘗一日離鄴下也母子天性更相爲命吾母常謂不孝曰我男女五人目前惟汝一人我日夜禱告神

明幸留汝送我老人無他奢願也每一飯必問曰吾兒
飯未每一嚬必問曰吾兒嚬未視六十餘垂白之子猶
是孩提之在裒也今已矣叫號無聞不可追矣終天之
痛無窮極矣死而有知從吾親庶有期矣和淚濡血無
以敘其哀矣天乎天乎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吾母生於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亥時卒於嘉慶十七年
十一月初三日子時享年九十有一

敕封孺人例封恭人子一人述祖進士山東濰縣知縣
署曹州府同知娶倪氏前卒女四人長適錢中銑舉人
內閣中書次字劉敏學次適宋簡進士貴州玉屏縣知
縣署平遠州知州次適計綬太學生女皆前卒孫男七
人廉甲前卒娶錢氏又前為族兄兆馨後娶倪氏震甲
文灝聘楊氏循博聘畢氏成久會佑孫女四人長適華
瑞熊餘俱幼今謹卜十二月二十六日安祔於德澤鄉
青山莊先考侍講學士府君之墓不孝述祖苦凶餘生
言不能文事不能悉惟當代大人先生俯鑒哀忱錫之
銘誌以光泉壤感且不朽

亡姊錢氏孺人事略

孺人莊氏先翰林侍講學士府君之長女故中書舍人錢君諱申銑之妻也舍人爲故尚書文敏公冢子府君與尚書中表從兄弟交最善故申以婚姻焉孺人性慧幼讀孝經小學之書能舉其大義府君棄諸孤孺人猶在室與仲姊侍母日夕解尉撫視弟妹憂瘁交至年十九歸於錢氏事舅尚書公姑金夫人於京邸克盡婦禮舍人倜儻不羈方尚書公貴盛時謂功名可指取有不肯屑屑事章句孺人約與學櫛沐上堂退而舉梭隨時有以砥礪之文敏公卽世備飾終之典舍人既釋服詣

闕謝

恩

特旨授爲內閣中書家門至戚黨相賀孺人愴然曰先尚書盡瘁所職故邀異數恩正恐報稱良難耳其明年舍人乞假歸時舍人大母吳太夫人在堂金夫人方侍養乃命孺人偕舍人北上所以儆戒相成者愈至而舍人亦日益謹飭襆被入直暇卽學書討論掌故孺人黽勉有無未嘗以分其意也甫數月而吳太夫人訃至舍人以承重奔喪時孺人瘍發齒齶勢甚危不飲食者十餘日稍閒趣舍人曰亟歸營喪葬尉母心無以我爲慮也乃留孺人在京師獨力庀家事更益勞瘁創久不合時出鹽血嗚呼孰謂膏盲之疾已中於此耶尚書公故清宦家無橐橐舍人亦頗澹於仕進歸久爲養母計金夫人領之時貧遠居欲至京師相攜歸久爲養母計金夫人領之時已患消疾諱不言倉遽就道卒於瓜洲舟次孺人在數千里外攜孤兒遽失所天凶問至一慟幾絕艱難百罹得返子舍金夫人泣謂之曰吾昔以汝爲婦今以汝爲子吾與汝性命更相依慎毋自輕孺人痛哭受命未幾金夫人復遘疾竟不起孺人隻身搘持哀禮兼盡蓋此三四年中無一非憂患之日也尚書公既兩世殂謝叔

舅二人又宦游閩越間家無疆近親乃依於母氏延師
課子曰望成立然春秋伏臘未嘗不親薦奠也
賜塋丙舍未嘗不躬祭埽也尚書公直
丙廷久前後被賜

天章

宸翰秘府圖書及生平手澤所存詩文書劄以至片簡
零編皆緘縢慎固閱時必歸展視無有遺者此又舊家
子弟所忽而孺人能以一女子任之可爲難已甲辰冬
以埽墓值暴風雨遂感寒浸患嗽孺人素不喜服藥涉
夏復有腹疾雖精神如常而日漸羸瘠其弟述祖屢勸
醫療孺人曰弟謂草根木皮能益人年壽耶惟不昧其
本性爲不死耳又言吾昔夢中不異醒時此可自驗之一
端也死生之說吾知之矣堅屏藥物及疾革家人謀醫
禱已無及矣傷哉孺人以乾隆五十年正月八日卒於
母家距生於乾隆八年七月三十日年僅四十有三尚
書公退朝嘗篝燈集子婦說古今事使各言所見爲之
斷其是否孺人每引大體從容言之尚書公爲改容在
浙江學使者署偶內集賦詩孺人得五律其頷聯云浮
雲歸海盡遠樹及山平尚書公大歎賞以爲得三唐句
法餘人閣筆然孺人不欲以吟詠見自爲未亡人益束

書袞不觀惟勤勤於家政而已同里有故家女假巫術
往來士大夫家一日言舍人降其室求生時衣履或以
告孺人孺人叱之曰是言何至於我耶我雖不知鬼神
之事以理斷之知其誣也夫鬼各有歸神棲於主吾知
奉祭祀教養遺孤使繼夫子志期地下相見不愧耳巫
言何足嘗我其明達如此孺人事母孝先意承志以府
君早見背所以望其弟者甚篤嘗病弟不能自奮發取
當世榮名以克其家顧齟齬守下士節以是相譏切至
今日而始思其言之痛也孺人子男一瀛斯女一字述
祖子其世系詳兩家世譜故不載

亡妻倪孺人家傳

亡妻倪孺人諱蘭芬錢唐人祖諱國璉吏科給事中考
諱承寬禮部侍郎總督倉塲戶部侍郎終太常卿妣章
夫人太常公有五女元配項夫人出者二繼室章夫人
生孺人章夫人慈五女若一而太常公尤鍾愛孺人孺
人幼疆記嘗車中見題壁詩爲太常公誦之令默寫不
錯一字年十七歸於余事姑如母吾母撫教之如女與
女公女婇相友愛如兄弟家庭之間怡怡如也先大母
錢太夫人治家以禮法長幼肅然孺人每定省必侍語
移時先大母棄養追述遺訓未嘗不流涕太常公宦京

師孺人偕余南歸去父母家日遠思慕成疾藥裹方書與箴表常相錯也其後章夫人省墓錢唐歸寧於里第而太常亦曾以扈蹕至江南得親拜其父母者惟此爾孺人自言生平所最難忘者歲時伏臘望衡對宇饋問往來在戚鄰嫻姬皆然獨思一見父母而不可得即幸一見又若有數焉限之遂爲畢生不再得之事此其情誠可悲也大常公章夫人之喪過常州哀慟幾絕訖送葬歸皇皇如有所失其天性固然矣往歲孕而病瘧瀕危僅乃獲安及余隨部檄來京師求祿養猶屢趨余行將行謂余數千里遠遊念老母弱子其何能一刻安雖然幸自愛但以我爲兄弟可也子職我當任之其意欲以堅余四方之志而自忘其病已深也悲夫始病暑時下利至秋轉劇氣悟嘔吐不能進飲食遂至不起蓋余至京師踰五月而孺人病且疲去孺人之疲四十三日而余始知之烏呼可悲也已孺人之弟時慶權丹陽令自病及卒得親視焉孺人生於乾隆十七年四月十七日申時卒於五十四年八月二十日辰時年三十有八男一人廉甲聘錢氏故中書舍人中銑女余伯姊出也女一人含章甫周歲孺人體素羸恆自憂命之不長然志甚銳汲汲焉時

進余所不及以爲名位事業皆有可自致何乃屑屑作
章句儒長顑頷爲後世誰相知余屢見黜於有司及成
進士又退歸輒爲之氣沮烏呼榮悴遇也脩短寄也彼
慮常餘於事故終身憂患之中以累其天年而中道天
於今已矣凡所冀望而不可得者今乃大覺矣無復爲
我戚戚矣是安知不悔夫鄉之所憂也邪顧不自量者
猶役役而未知所止也又安知不遺彼大覺者以大戚
也邪而我誠何以爲情也於孺人之生既無以榮之其
死也又豈有以傳之獨俯仰身世無窮之感時時往復
於胷中即余之不能自已於斯者夫亦可以知其人也

日月有時略次梗概授見子記之以傳於家傳

亾妻倪孺人壙志 嘉慶五年歲次庚申改葬城北德澤鄉之芮村

莊迷祖之妻倪孺人諱某錢唐人故禮部侍郎太常卿某之季女太常之繼室章夫人循法度而均一劬其躬以佐太常以燾其後嗣是生孺人孺人自幼及笄能得父母歡既嫁為姑所憐愛相其夫不苟於隨切切若諍友比其終也一言一行令人有無窮之思乾隆五十四年八月癸酉以疾卒年僅三十有八子男曰廉甲女曰含章余求祿養待選於吏部不得歸其明年廉甲卜兆於定安鄉之邊將以某月某日葬地不及畝廣其坎深足以容槨封而不樹庶後之人易守焉遂志之俾內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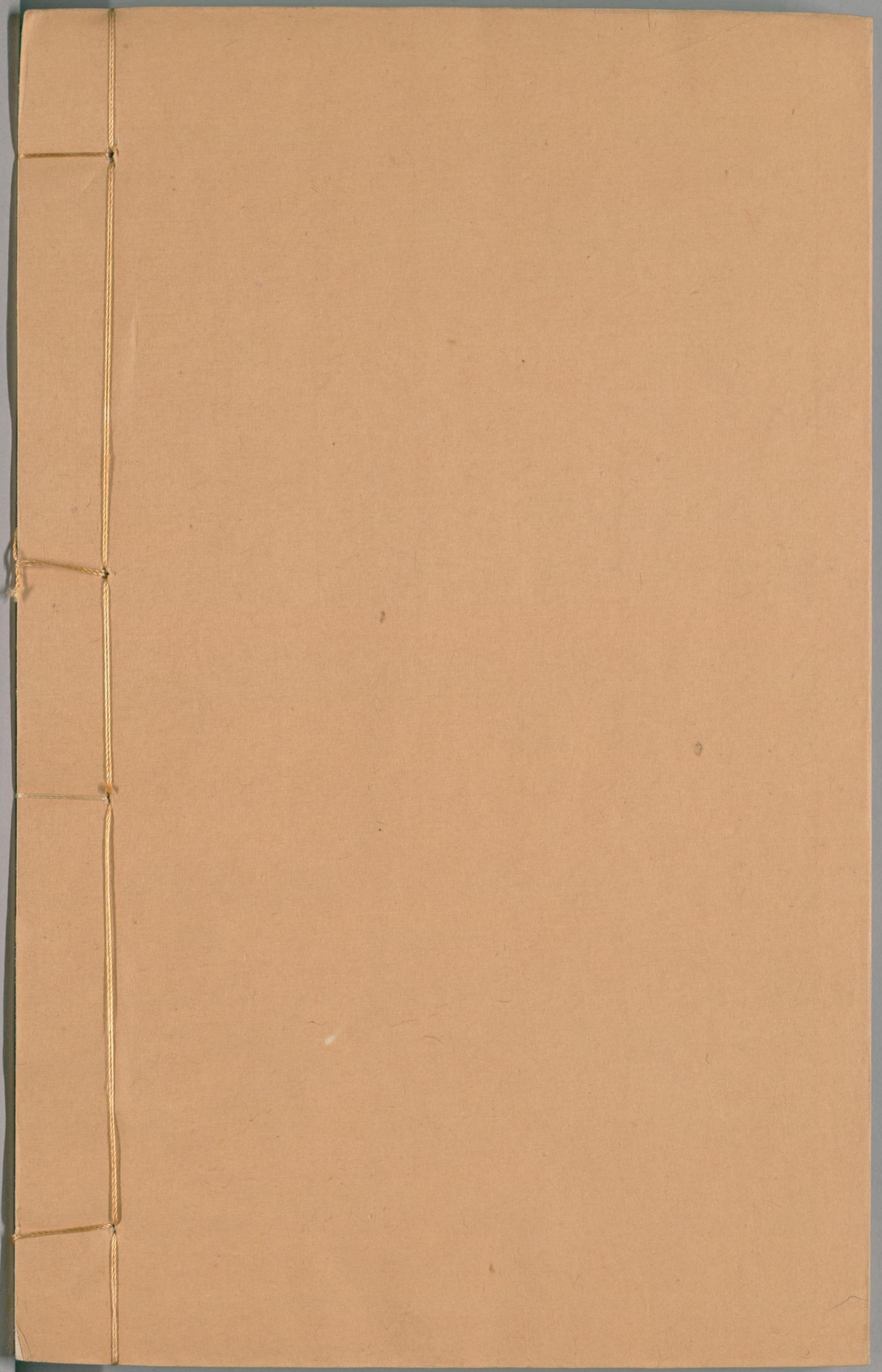
CL.
NO. 41476

壙詞曰

既牉合矣害又析之終同歸於其居其爲悲也復幾時

烏呼噫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珍倣宋遺書』 請求記号 082.6-So613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珍埶宦遺書』　請求記号 082.6-So613t

ガラス使用